

世 | 界 | 名 | 著 | 阅 | 读 | 经 | 典

Good Soldier Schweik

好兵帅克

—— [捷克] 亚洛斯拉夫·哈谢克 / 著 石漠 / 译 ——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 | 界 | 名 | 著 | 阅 | 读 | 经 | 典

Good Soldier Schweik

好兵帅克

—— [捷克] 亚洛斯拉夫·哈谢克 / 著 石漠 / 译 ——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兵帅克/(捷克)哈谢克(Hasek,J.)著;石谟译.

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05.7

(世界名著阅读经典.综合卷.第3辑/文良主编)

ISBN 978-7-204-10137-5

I.好… II.①哈…②石… III.长篇小说—捷克—现代 IV.I52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0861号

世界名著阅读经典

好兵帅克

作 者 (捷克)哈谢克

译 者 石 谟

责任编辑 乌 云

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网 址 <http://www.nmgrmcbbs.com>
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960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250 千字

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4-10137-5/I·2225

定 价 28.80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卷一	1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6
第 三 章	11
第 四 章	14
第 五 章	16
第 六 章	20
第 七 章	30
第 八 章	34
第 九 章	44
第 十 章	61
第十一章	83
第十二章	89
第十三章	108
卷二	115
第 一 章	115
第 二 章	132
第 三 章	170

WORLD

2 classic of LITERATUR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

第四章	196
第五章	209
卷三	239
第一章	239
第二章	255
第三章	266
第四章	292

卷 一

第一章

“原来他们就这样将斐迪南杀死了！”女佣工对帅克先生说。几年来，军医审查委员会最终宣布他是白痴的时候，他便退伍了，从此便以贩狗维持生计——为难看的杂种狗造假血统证明书。除去从事这种职业，他还得了风湿病。此时，他正在用药揉膝盖。

“哪个斐迪南啊，摩勒太太？”帅克问，同时揉着膝盖，“我认识两个斐迪南。一个给药剂师普鲁撒当伙计，一次他误喝了一瓶生发油。另外，还有个斐迪南·寇寇斯卡，他到处拾狗屎。他们俩不管谁死掉都毫不可惜。”

“不是的，是斐迪南大公爵，就是住在康诺庇斯特地方的，帅克先生，您知道，肥胖而虔诚的那位。”

“天啊！”帅克大叫起来，“这真是太好啦。这件事儿在什么地方发生的？”

“萨拉热窝，您知不知道，他们用左轮枪打死了他。当时他正在与他那位公爵夫人乘车兜风。”

“乘汽车，真气派！摩勒太太。唉，除了他那种贵人谁能坐汽车啊！但

他没想到兜兜风就死掉了。并且还是在萨拉热窝。啊，摩勒太太，那是在波斯尼亚省啊。我认为干这件事的一定是土耳其人。我想我们不应该抢他们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。你看，闹出了什么结果，摩勒太太！如今大公爵已经死了，他断气时受了很多罪吧？”

“大公爵很快便断气了。任何人都知道，那种左轮枪可不能随便乱动。那东西很可怕，确实不是拿来开玩笑的！不久前我们这里有位先生也玩弄左轮枪。结果他全家人都被他打死了。看门的想上楼去看看谁在四楼开枪，嘿，连他都被打死了。”

“有种左轮枪，就算你拼命扳它都打不响，摩勒太太。这玩意儿确实挺多。不过，我认为，他们买来杀大公爵的枪一定比我讲的那种好得多；并且我敢和你打赌，摩勒太太，做这种事的人当时肯定会换上他最讲究的衣服。开枪打那位大公爵很难，不像偷猎的人打看守人那样简单；你必须先设法靠近他，像他那样高贵的人，并非轻易就能靠近的。你要戴一顶高筒礼帽，否则，不等你下手警察就抓住你了。”

“帅克先生，有人说刺客有一伙人呢。”

“当然啦，摩勒太太，”此时，帅克的膝盖已经揉完了，“比如，你想干掉一位大公爵或皇帝，你总得找些人合计一下吧。人多智广，这个想办法，那个添妙计，像圣诗上所讲的，事业就成功了。重要的是你要看准你想杀的那个大人的车驶过的一刹那……但摊上这种事的大人有很多，早晚都会轮到他们的。你等着瞧。摩勒太太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沙皇与皇后的，虽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，可能连我们的奥地利皇帝自己都在劫难逃，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对他的叔叔开了刀。这老家伙的仇人很多，甚至比斐迪南的还要多。前不久，酒吧间雅座的一个人说，迟早有一天那些皇帝都会被杀死，就连他们手下的大员们都无法救他们的老命。”

“帅克先生，报上说大公爵身上被子弹打满了眼儿。刺客将子弹都打

光了。”

“事情干得很利索，摩勒太太，非常利索。如果我去干那种事儿，我就会买一支白朗宁枪；看上去像个玩具，但二分钟内你完全能干掉二十位大公爵，无论胖的还是瘦的。可是，我们这只是私下里说说，摩勒太太，一个胖大公爵比瘦的好打，你记不记得葡萄牙人怎样杀死他们国王的！他是一个胖子。当然，一位国王不可能很瘦。算了，我要去瓶记酒馆看看。如果有人来领那条收了定钱的小梗狗，你就对他说狗在我乡下的狗场上，我刚把它的耳朵剪齐，在它耳朵长好之前不能带走，否则它会得伤风的。将钥匙给门房好了！”

瓶记酒馆里只有一位顾客，那就是便衣警察布里契奈德，他是个密探。掌柜帕里威兹正在洗杯子，布里契奈德想和他谈点儿正事，但怎么也谈不到一块儿去。

“这一年夏季真好。”布里契奈德开始说正事儿了。

“好什么呀。”帕里威兹答道，一边将玻璃杯摆到橱子内。

“他们在萨拉热窝真为我们做了件好事。”布里契奈德抱着希望说，但是觉得碰了钉子。

“我从来不管那种鸟事儿，勒死我我都不会谈那些事的，”帕里威兹先生谨慎地答道，一面点着他的烟斗，“现在要是沾上这种事，那就是找死。我是生意人。一个顾客要啤酒，我便给他们倒杯啤酒。不管什么萨拉热窝啦、政治啦，还是某个大公爵死了，那些事和我们这样的人无关，除非我们……”

布里契奈德没有继续往下说，他只是向周围看了看空荡荡的酒馆，大失所望。

“从前你这儿挂过皇帝的一幅肖像吧，”不一会儿他又没话找话地说，“就在你现在挂镜子的那个地方。”

“是的，”帕里威兹答道，“以前确实挂在那里，苍蝇在上面拉满了屎，

因此我只好把它放进了堆房里。你知道，没准儿有人多嘴多舌地说些什么话，就会带来一场麻烦，我何必要这样呢！”

“萨拉热窝那件事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。”布里契奈德言归正传。

“这你就说得不对了，”帅克答道，“是土耳其人为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两个省干的。”

接着，帅克就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大发宏论。在一九一二年土耳其人输给了塞尔维亚、保加利亚和希腊。他们请奥地利援助，奥地利拒绝了，因此他们杀死了斐迪南。

“你喜不喜欢土耳其人？”帅克回头向帕里威兹问道，“你喜不喜欢那些信奉邪教的狗？你很讨厌他们，是吗？”

“顾客都是一样的，即便他是土耳其人，”帕里威兹说，“我们这些生意人没时间管政治方面的事。你们交了钱，坐在那儿，爱谈什么就谈什么。这是我的规矩。无论杀死我们斐迪南的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，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，是无政府党人还是捷克自由党的小伙子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。”

“那当然好了，帕里威兹先生，”布里契奈德说，再次希望他们俩当中有一个被他抓到口实。“但你必须承认此事对奥地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。”

帅克替掌柜答道：

“是啊，任何人都不会否认，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，并非随便哪个蠢材就可以取代斐迪南的。如果今天打起来，我肯定会为皇帝卖命，即便是死，我也毫不在乎。”

帅克喝了一大口酒，继续说：

“你们认为皇上能忍气吞声吗？你们对他了解得太少了。我想，他肯定会和土耳其人打一仗的。杀死我叔叔，哼，先吃我一拳。哦，一定会打起来的。塞尔维亚与俄罗斯会帮助我们，这可有好戏看了！”

就在帅克这样预言未来时，他的神态确实十分感人。他面带天真的微笑，容光焕发。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。

“如果和土耳其人打起来，德国人可能会攻打我们，”他接着预测奥地利的未来，“因为德国人与土耳其人是一伙的。他们全是下流胚，无赖。不过我们可以和法国联盟，因为他们自从一八七一年开始便和德国人结了仇。这样可就热闹了，仗总是要打的。我只了解这么多。”

布里契奈德起身郑重地说：

“你别说了。和我去走廊一趟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”

帅克跟在这个便衣警察后面来到走廊里，不觉有点儿惊讶：刚才邻座的那个酒客拿出证章让他看了一下，接着说要逮捕他，立即将他带进了警察局。帅克极力辩解，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说他自己根本无罪，从未说过什么得罪别人的话。

不过布里契奈德对他说，事实上他已经犯了几桩刑事罪，其中就有叛国罪。

接着，他们又返回酒馆的雅座上，帅克对帕里威兹先生说：

“我要了五杯啤酒，两个香肠和一块长面包。好吧，再喝一杯樱桃白兰地我就要离开这儿了，因为我已经被抓了。”

布里契奈德取出证章让帕里威兹先生看了看，盯着他打量了一会儿，接着问：

“你有没有结婚？”

“结了。”

“如果你不在店里，你妻子能照料这个店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那好，帕里威兹先生，”布里契奈德高兴地说，“让你妻子来，将生意交给她，我们到晚上来抓你。”

“放心吧，”帅克对他劝慰道，“我也是因为叛国罪被抓到那里去的。”

“但我又干了什么？”帕里威兹先生叹了口气说，“我说什么都是很谨慎的啊！”

布里契奈德笑了笑，接着洋洋得意地说：

“因为你说‘苍蝇往皇帝的画像上拉满了屎’，你要将这些话全部从脑子里清除掉。”

接着，帅克便跟在便衣警察后面离开了瓶记酒馆。

好兵帅克带着他那种独有的快乐干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他对未来具有如此伟大的远见，历史家们对此事肯定有浓厚的兴趣。假如后来事态的发展与他在瓶记酒馆发表的高见有点儿不符，他们也会谅解他的，因为他没受过外交教育。

第二章

自从萨拉热窝发生暗杀事件之后，警察局里便出现了很多替罪羊，他们陆续被逮捕。巡官老头子在传讯室里高兴地说：“斐迪南这件事肯定有你们好看的！”他们将帅克关进二楼的一间牢房里。进去时，早就有六个人被关在那儿了；有五人围桌而坐，还有个青年坐在角落里的一张草垫子上，似乎是存心避开大伙儿。

接着，帅克便一一询问他们被抓的缘由。

坐在桌边的五个人齐声回答说：

“因为萨拉热窝那件事”，“斐迪南那件事”，“由于大公爵遭到了暗杀”，“因为斐迪南事件”，“由于在萨拉热窝有人杀死了大公爵”。

那个避开大伙儿的人回答说：他不想跟其他人搅在一起，因为他不愿让自己受到怀疑。他不过是因为想行凶抢劫才被抓来的。

于是，帅克便和桌边那些阴谋家坐在了一块儿，他们将被捕的经过彼此唠叨了十几遍。

除去一个人，其他人都是在饭店、酒馆或者咖啡店里被抓获的。那个与众不同的人是位胖先生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泪水盈眶。他是在家里被抓获的，因为发生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前两天，他请了两名塞尔维亚学生喝酒，然后便衣警察布拉克斯看到他和他们一起去蒙玛特夜总会，在那儿他接着请他们喝酒——对此，他已经在报告上签字招供了。

帅克听见这些人有关阴谋反叛的可怕案情以后，认为应该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处境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。

“我们都乱成了一团，”他这样开口安慰道，“你们说你们——或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——都没什么事，但这也不见得。国家要警察干什么，不就是为了惩罚我们这些多嘴多舌的人吗？在这非常时刻，连大公爵都遭到了暗杀，像我们这种人被警察老爷逮捕也没什么好惊讶的。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热闹些，以便在办斐迪南的丧事前引起更大的轰动。被带到我们这里来的人越多越好，我们大伙儿在一起，便不会憋闷了。”

说着，帅克舒展身体，躺到草垫上，平静地进入了梦乡。

此时，又有两个人被带了进来。其中有个波斯尼亚省人，他在牢房里走来走去，咬牙切齿。还有一个新来的人是帕里威兹，他一看见熟人帅克，便立刻将他喊醒，接着满腹忧愁地说：

“喏，我也到这里来了！”

帅克很亲切地和他握了握手，说：

“欢迎你到这儿来，真心欢迎你。既然那位先生对你说他要来接你，我早就想到他一定会说话算数的。他那么讲信用，这很好。”

但帕里威兹先生说，他才不管他们是否讲信用呢，这时，他轻轻地问帅克，其他犯人是否都是小偷，是否会败坏他生意的名誉。

帅克对他说，除去一个是由于想行凶抢劫而被抓来的之外，其他几个人全是因为大公爵那件事。

接着帅克躺下睡着了，不过只睡了一会儿，因为一会儿他们便来提审他了。

接着，他顺着楼梯走向第三科去受审，满脸微笑、胸怀坦荡地进入传讯室，问候了一声：

“各位大人晚上好！祝各位身体健康！”

无人理会他。不知是谁还捶了一下他的脊梁骨，让他站到一张桌子前边。一位老爷坐在对面，露出一副冷漠的凶相，那样子简直像刚从伦布罗索那本论罪犯典型的书中跳出来的。

他凶狠地看了看帅克，接着说：

“不要装得那么傻！”

“我也没办法，”帅克严肃地答道，“军队里就是由于我神经不健全，才开除了我。有个专门审查委员会还正式宣布我神经不健全。经官方文书宣布我是白痴——是慢性的。”

那位凶恶的老爷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从对你的控告及你犯案的情况来看，你根本不是白痴，神经很正常。”

然后他便一件件地列举出帅克的罪名，从叛国罪，一直到诋毁皇太子和皇室。这些罪名中最突出的是赞成阴谋杀死大公爵斐迪南一事，因此又成立了很多新罪名，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煽动叛变，因为他的每一个罪行都是在公开场合犯的。

“对此你还想说些什么？”那位凶神恶煞般的老爷得意洋洋地问。

“你们给我搞的名堂已经够多了，”帅克直率地答道，“但太多了反倒不妥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都承认了？”

“我全都承认。你们一定要严加处理。如果不严厉点儿，你们可没法交待！正如在我服役时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警察署长喊道，“如果没问你，你什么都不准说。知道吗？”

“老爷，您多多包涵，我知道了。我没漏过您说的任何一个字。”

“平时你和谁有来往？”

“一个女佣工，老爷。”

“莫非你在政界没有一个熟人？”

“老爷，有。我订了份《民族政策报》的晚刊。您应该知道，就是大伙儿称为小狗喜欢的那种报纸。”

“滚！”那位面露凶相的老爷吼道。

他们带他离开时，帅克说：

“再见，大人！”

帅克返回牢房，便对其他犯人说，受审是件最滑稽的事情。“他们冲你乱吼一阵，接着便一脚将你踹出来。”休息了一会儿，帅克继续说：“从前比这可要糟糕得多。我读过一本书，上面说，不管大家为什么被告，都要走过烧得通红的烙铁，接着喝掉滚烫的铅水，以此证实自己是无罪的。很多人都受到过那样的刑罚，接着被砍成四块，或戴上枷锁，站在自然博物馆前示众。”

“现在被捕的日子可有趣了，”帅克接着津津有味地说，“谁也不会将我们砍为四块，或者干诸如此类的事。还为我们准备草垫，一张桌子，人人都有座位，住得也不像沙丁鱼一样挤。我们可以喝汤，吃面包，等会儿他们还

会给送来一壶水。厕所就在我们前面，这些事都证明了文明社会巨大的进步。哦，是的，现在一切情况都变得有利于我们了。”

他刚夸奖完如今公民在狱中生活方面的改善，狱吏就把门打开，喊道：

“帅克，穿好衣服，出去受审！”

帅克再次出现在那位凶恶的老爷跟前，那个人突如其来地凶暴地问他：

“你什么都招认吗？”

帅克用那对温和的蓝眼睛坦然地看着那个凶恶的人，平心静气地说：

“要是大人您让我招供，那我便招供，因为这对我没有任何害处。”

那位凶恶的老爷在公文上写了些什么，接着把钢笔递给帅克，让他签字。

帅克便在布里契奈德的控诉书上签了名，而且在后边补充了一句：

上面对我的控告，都是事实。

尤塞夫·帅克

他签好名以后，便转过头去对那位凶恶的老爷说：

“还有什么公文让我签字吗？还是我明天上午再来一趟？”

对方答道：“明天上午要送你上刑事法庭。”

“几点，大人？您要知道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可不想睡过了。”

“滚！”这便是那天由帅克前边发出的第二声吼叫。

他回到牢里，牢房的门一关上，牢里的伙伴便抢着向他提问题，帅克聪明地答道：

“我已经承认也许是我杀死了斐迪南大公爵。”

他往草垫上一躺，说：

“麻烦的是我们这里没有闹铃。”

不过次日早上，没有闹铃，他们就叫醒了他。正好六点，一部囚车便把

帅克带到了省立法院的刑事厅。

“我们是早鸟食虫，抢先了！”当囚车离开警察局大门的时候，帅克对和他挤在一辆车上的人说。

第三章

省立法院刑事厅洁净而舒服的小审讯室，留给帅克的印象不错。审判官老爷们——新时代的彼拉多，不仅不去洗手证明自己的正直无私，还让人去买炖肉和皮尔森啤酒，而且不断地向检察官递送新的诉讼材料。

审问帅克的正是这样一位老爷。帅克被押到他那儿，他使用天生的动人的声音请被告落座，接着说：

“想必阁下就是帅克先生吧？”

“我认为应该是，”帅克答道，“因为我爹爹姓帅克，我妈是帅克夫人。我不能丢他们的脸，不承认自己的姓氏。”

审判官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。

“你这件事干得真不错，肯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吧。”

“我经常受到良心的谴责，”帅克说，脸上的微笑比审判官还要甜，“大人，我敢保证我的良心上比您更感到惭愧。”

“这一点从你签字的口供上，我能看出，”那位司法大员又用温和的语气说，“警察局对你施加压力了吗？”

“根本没有，大人。我问他们我是否应当在这上面签字，他们说要签，

于是我便按他们说的签了。我才不会为了签字和他们吵架呢。那样做对我毫无益处。什么事都应该有个规矩嘛。”

“你认为自己身体很健康吗，帅克先生？”

“大人，我可说不上很健康。我得了风湿病，眼下正用樟脑油抹膝盖呢。”

老先生又温和地笑着说：“要不要让我们请法医给你看看。”

“我没什么大病，再说，我想也不值得去白白浪费老爷们的时间。警察局有位大夫已经给我看过了。”

“虽然看过了，帅克先生，我们仍然要让法医检查一下。我们派一个小委员会对你的健康状况做一个了解，而且，你也应该暂时歇一会儿。再向你提个问题：从口供来看，你似乎曾经说过战争很快就会爆发？”

“是的，大人，战争很快就会爆发的。”

就这样，审讯到此为止。帅克和司法大员握了握手，走进牢房对同牢的伙伴们说：

“如今为了暗杀斐迪南大公爵一案，他们要让法医来给我检查身体了。”

“我根本不信法医，”一个显得非常聪明的人说，“一次我造了几张假汇票，接着便去听哈维洛哥大夫讲课，他们逮捕了我。我就像哈维洛哥大夫所描述的那样装抽疯，而且咬了法医委员会一位大夫的腿，然后拿起一个墨水瓶，喝掉了里面的墨水。但由于我咬了人家的腿肚子，他们就宣布我很健壮，这下我便倒霉了。”

“我觉得我们对待一切事情都应该公平一点儿，”帅克说，“世上的人谁能保证不会出错？再说人们愈琢磨一件事，便愈容易出问题。就连内阁大臣们也会出错。”

法医委员会要来确定帅克的智力与他被控的罪名是否相符。这个委员会有三位很威严的先生，在这三个人当中，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观点都和另外两